

博士文库

何明 主编



哈尼族服饰文化中的历史记忆

——以云南省绿春县“窝拖布玛”为例

The Historical Memory in Hani Clothing Culture—Take "Hholtol Buma" in Lvchun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白永芳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博士文库

何明 主编



哈尼族服饰文化中的历史记忆

——以云南省绿春县“窝拖布玛”为例

The Historical Memory in Hani Clothing Culture—Take "Hholtol Buma" in Lvchun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白永芳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尼族服饰文化中的历史记忆: 以云南省绿春县“窝拖布玛”为例/白永芳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 - 7 - 222 - 09013 - 2

I. ①哈… II. ①白… III. ①哈尼族—民族服饰—服饰文化—中国 IV. ①TS941. 742. 8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0379 号

责任编辑: 金学丽 陈 迟

责任校对: 范 可

装帧设计: 胡元青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哈尼族服饰文化中的历史记忆 ——以云南省绿春县“窝拖布玛”为例
作 者	白永芳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 ynpph. com. cn
E - mail	rmszbs@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11. 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市五华区教委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09013 - 2
定 价	40. 00 元

序

何 明

博士是现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是衡量学科人才培养的能力和层次的重要标志。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贯穿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整个过程，必须经过专家评议选题和研究思路的开题报告会、包括相关文献收集和田野调查的资料准备、研究撰写、通讯评审、答辩、修改以及学位委员会评议表决等阶段。而博士学位论文的通过标志着一名学者接受学术研究训练的结束和职业学术生涯的开始。可以说，博士论文展示了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体现了博士研究生所完成的研究成果，在一定意义上集中地表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所规定的博士学位授予的条件要求，即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和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博士学位论文是人类学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学术创新的动力来源之一。博士研究生阶段是许多学者思维最活跃、创新欲求最旺盛、探索能力最强劲的学术研究高峰期，所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往往会对学科和学术的进步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相当一部分成果都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甚至有些获奖成果

就是博士论文本身。

云南大学的民族学、人类学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厚的学术积淀。在 70 年的学科建设历程中，吸引和汇集了一大批在国际和国内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术大师，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田野调查、理论方法研讨、边疆问题和少数民族研究。近年来，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取得了新的发展，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获准设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博士后流动站等，进入了全国一流学科的行列。

与之相应，云南大学的民族学逐步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较强的人才培养能力以及富有特色的培养模式。在中国博士学位制度的建设过程中，云南大学的中国民族史专业于 1981 年成为第一批博士学位授权点。1998 年，云南大学获得了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授权。2001 年，云南大学获得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迄今为止，云南大学拥有民族学及其相关专业的二级博士学位授权达到两位数，每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已超过 40 人，成为中国民族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最重要的机构之一。

为了展示云南大学民族学人才培养的成果，激励研究生开展原创性研究，让更多的学者和关注相关问题的各界人士分享博士研究生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了接受学术界和社会对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人才培养的批评指导，我们选取部分博士学位论文纳入“博士文库”予以出版，以期促进民族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水平的提升和学术研究的繁荣进步。

CONTENTS

目录

绪 论 / 1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1
- 二、研究对象及概念梳理 / 7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12
- 四、田野调查与研究方法 / 21
- 五、论文框架 / 21

上编 服饰人生：窝拖布玛服饰文化个案

第一章 家谱、古歌、祭祀：村落历史地理文化 / 25

第一节 民间叙事中的村落历史 / 25

一、窝拖布玛：九百多年的寨子 / 26

二、诺玛阿美：遥远的祖地 / 38

三、拉洒米查：最后的荣光 / 41

第二节 仪式与神话同构村落的神圣地位 / 48

一、阿保欧滨：十三村落联合祭祀的圣地 / 48

二、都玛筒收：民间传说中的圣女 / 54

小结 / 60

第二章 男服式微、女服兴盛：村落服饰生活 / 62

第一节 日常生活中的素衣 / 62

一、日常生活与服饰 / 63

二、标志性日常服饰 / 72

第二节	喜庆节日里的盛装	/ 81
一、	节日与服饰	/ 81
二、	标志性节日服饰	/ 87
第三节	虔诚祭祀时的服饰	/ 101
一、	祭司的长衫短衣	/ 102
二、	祖灵注视下的佩帽	/ 105
第四节	传承：女性的文化自觉	/ 107
一、	穿戴状况及服饰观念	/ 107
二、	工艺传承及服饰制作	/ 113
	小 结	/ 118
第三章	仪式服饰：人际、人神沟通的媒介	/ 120
第一节	诞生礼中的服饰：家族与神灵的护佑	/ 121
一、	诞生：母亲衣襟为衣、父亲衣袖为帽	/ 121
二、	命名：安魂固魄的拴线	/ 123
三、	见天礼：棉团、纱锭与戥子、弓箭	/ 125
四、	贺生：外婆赠衣与换装	/ 129
第二节	成人礼中的服饰：社会认可与两性吸引	/ 131
一、	“十三岁”换装的记忆	/ 131
二、	女子成人与纺织技艺	/ 135
三、	成年婚恋中的服饰	/ 137
第三节	婚礼中的服饰：璀璨华服与子嗣繁衍	/ 139
一、	三色盖头、彩袖长衫和银泡褂子	/ 139
二、	隐含子嗣繁衍诉求的银饰	/ 145
三、	陪嫁服饰：娘家的祝福	/ 153
四、	拴线：与丈夫魂魄相依	/ 156
第四节	葬礼中的服饰：魂归祖地、子孙续福	/ 158
一、	接气与净身：荫庇子孙	/ 158
二、	换装：一身新衣伴魂归	/ 160
三、	认亲布：沟通生死的媒介	/ 165
四、	衣襟接福、孝布与礼毕拴线	/ 167
	小 结	/ 170

下编 服饰溯源：民族历史与族际共享

第四章 黑、红、白：服饰色彩与历史记忆 / 175

第一节 服黑饰红：“虎尼虎那”记忆 / 175

一、服色：以黑为护佑色 / 175

二、饰色：以红为神圣色 / 181

三、虎尼虎那——祖源圣地 / 185

第二节 服白：隐约的“色厄”记忆 / 193

一、服白·色隅·哈厄 / 193

二、尚白习俗的遗存 / 198

第三节 西南民族的黑白崇拜 / 201

一、尚黑的族群——乌蛮 / 202

二、尚白的族群——白蛮 / 204

三、黑白兼崇——文化交流与共享 / 206

小 结 / 210

第五章 贝、竹、鱼：佩饰中的历史记忆 / 211

第一节 贝饰：“什虽湖”记忆 / 211

一、服饰中的海贝 / 211

二、其他习俗中的海贝 / 215

三、什虽湖——农牧业肇始地 / 219

第二节 竹饰：“嘎鲁嘎则”记忆 / 229

一、服饰中的竹 / 229

二、其他习俗中的竹 / 233

三、嘎鲁嘎则——竹文化发源地 / 237

第三节 鱼饰：“惹罗普楚”记忆 / 243

一、崇鱼与氐人渊源 / 243

二、惹罗普楚与氐人遗迹 / 247

三、氐羌遗裔服饰比较 / 254

小 结 / 260

第六章 棉线、土布、踞织：棉纺中的历史记忆 / 261**第一节 棉：“诺玛阿美”记忆 / 261****一、棉线与土布：神灵降福的媒介 / 261****二、悠久的棉纺传统 / 264****三、诺玛阿美——丝、棉贸易胜地 / 267****第二节 踞织：古滇记忆与氐羌传统 / 292****一、“帕案”使用及制作 / 292****二、古滇记忆与氐羌传统 / 296****小 结 / 316****结 语 / 317****参考文献 / 326****附录一 / 337****哈尼族自称、他称及历史称谓 / 337****附录二 / 340****哈尼族各支系主要居住地 / 340****附录三 / 341****各地哈尼族家谱对照表一 / 341****各地哈尼族家谱对照表二 / 345****附录四 / 348****窝拖布玛村落全年节日与祭祀 / 348****附录五 / 350****窝拖布玛“昂玛熬”调查报告 / 350****后记一 / 360****后记二 / 362**

绪 论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一) 选题缘起

祖国的西南是一块神奇的土地，目不暇接的自然美景，恍如隔世的人文奇观，扑朔迷离的古蜀，引人入胜的古滇，精彩纷呈的南诏……在这片远离华夏中心的边缘地带，难以计数的族群千百年来演绎了无数鲜为人知的历史。对于具有完善文字系统的民族来说，历史纵然时隔千百年仍有案可查，而那些高山作屏、大川为障的边缘族群几乎都没有自己的书写符号系统，即便有也只是掌握在凤毛麟角的特殊群体中。于是他们的历史只是零星见于汉文史籍的只言片语，于是他们成为“鬼方”、“夷方”或“徼外”。

哈尼族^①，按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现列云南少数民族人口第二。163万哈尼族基本集中于云南与缅甸、泰国、老挝、越南接壤的边境沿线一带。若以跨境人口而论，总数则约250万。^②

汉文史籍中可以确认为哈尼族先民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唐朝。《新唐书·南蛮传下》提到：“显庆元年（公元656年）西洱河大首领杨栋附显、和蛮大首领王罗祁……率部落归附，入朝贡方物。”唐开元二十二年

① “哈尼族自称、他称及历史称谓”见附录一；“哈尼族各支系主要居住地”见附录二。

② 国外哈尼人口统计数据较模糊。缅甸约50万，泰国近10万，老挝十余万，越南近10万。

(公元734年)前后,张九龄《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中有“敕安南首领岢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獠子首领阿迪、和蛮大鬼主孟谷悞……虽在僻远,各有部落,俱属国家,并识王化。”史籍中所言“和蛮”即哈尼族先民。对于唐朝初年就已经在元江流域定居并自有势力范围的哈尼先民和蛮,什么时期开始居住在元江流域的?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学界对哈尼族族源及历史的研究和考述,经历了众说纷纭的过程。1950年的哈尼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一些哈尼人声称自己的祖先来自东边——江西、贵州、南京或北京。这类说法被称为族源“东来说”,主要是明清以后大量汉族移民入滇与哈尼族通婚的结果。

主流观点“南迁说”认为,哈尼族是从甘青高原南迁而来的氐羌族群。1964年,以哈尼族社会历史调查为基础的《哈尼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第一次提出“哈尼族的族源毕竟不是中原汉族,而应与彝族同源于古代羌人”。^①之后《哈尼族社会历史调查》等作品发展了这一观点:“哈尼族是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与彝族、拉祜族等同源于古代的羌族”^②;“哈尼族有悠久的历史,与彝、纳西、拉祜等族同源于古代的氐羌族群”^③。历史学家尤中也指出哈尼族源于氐羌:“僂族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叟也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昆明族同为氐羌系统的民族”。“从原来的僂、叟、昆明族中分化出另一个民族集体,称为‘和蛮’。……‘和蛮’即‘哈尼’”。^④

以孙官生为代表的“土著说”,根据部分哈尼族民间传

①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哈尼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北京: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4年版,第13页。

②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委会:《哈尼族社会历史调查》,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③ 毛佑全、李期博:《哈尼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④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5、59、264页。

说和出土文物，认为哈尼族先民是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红河流域的土著民族：“哈尼族是以云南红河流域哈尼先民为主体，吸收、包容了本地区彝族、白族、瑶族的部分先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四川、南京一带迁来的汉族，逐渐融合形成的”。^①

哈尼族学者史军超则提出“多元文化融合说”，认为“哈尼族乃是青藏高原南下的北方游牧部落，与由云南高原北上的南方稻作民族‘夷越’融合而成的新型稻作农耕民族。就族源论，当是双向的（由北向南与由南向北的交汇）、复合的（南方土著民族与北方迁徙民族的融合）。就文化论，他们是南方夷越民族的滨海文化与北方游牧部落的高原文化的化合体”。^②

与此同时，对哈尼先民的迁徙历史一般溯至《尚书·禹贡》所载“和夷”之地域，并将其地认定为“今四川大渡河南岸及雅砻江以东的连三海、海子等沼泽地带以及发源于连三海的阿泥河（安宁河）流域”，且推测此地即为哈尼古歌所述之“诺玛阿美”。^③而哈尼人大量古歌叙述了哈尼先民自遥远北方的“虎尼虎那”开始，经“什虽湖”、“惹罗普楚”、“诺玛阿美”一路向南，到达洱海边的“色厄作娘”，居住于滇池边的“谷哈密查”，最后退至红河两岸的漫长历史。由于迁徙时空跨度宏大，而且民间历史叙事在千百年口耳承传中自然加入了一定的文学色彩，加之史诗所指涉的时间、地名、族群长期难以与实际地理、汉文史籍一一对应，所以哈尼人口耳承传数千年的口述史一向只被视为口头文学，隐含其中的重要历史信息不为史家所关注，更勿谈给予认可。

古歌、家谱以及祭祀是哈尼男性社会记录和保存历史记忆的主要方式。除此之外，哈尼人的历史记忆还保存在哪

① 孙官生：《从传说与历史看哈尼族族源》，载《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② 史军超：《滨海文化与高原文化的嫡裔——哈尼族迁徙史诗研究》，载《边疆文化论丛》（第一辑）1988年第1期。

③ 毛佑全、史军超等学者持此观点。

里？服饰作为一种自脱离蒙昧之时便伴随人类文明始终的物质文化，是人类技术手段与精神诉求的完美统一。各民族服饰中携带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以女性为主体的对人类文明发展和族群历史的一种记忆手段。如何透过服饰的物质层面，解读其中的文化内涵，进而探索巧妙隐藏于其中的历史信息，使民族服饰研究成为民族文化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和突破口？

不少研究哈尼族文化的学者都注意到，元阳哈尼族使用的送葬头饰“吴芭 hhuqvbaq”具有突出的“述古记事”功能。哈尼族学者史军超最先撰文介绍了“吴芭”的使用地域、人群、形状、历史指述意义，并做了相应考证。“这个图形代表哈尼族‘阿培’（远古祖先）到现在的全部历史，即哈尼族祖先原来生活在遥远的北方高原，后来逐步迁徙到南方……吴芭图形、哈尼族史诗《聪坡坡》与概括哈尼族历史的‘老话’，三者之间有着完整的对应关系。”^①邓启耀也特别注意到了“吴芭”的历史记忆功能。他说“要知道一个民族从哪里来，只要知道他们将亡灵引到何处，大致就知道。女巫送灵的指路头饰，绣出了亡灵归去的路线。拥有不少迁徙史诗或古歌的哈尼族，将他们民族的古史，也绣在了服饰上”^②。他说的也是送葬头饰“吴芭”。他对“吴芭”的形状描述、含义分析与史军超同。

另外，哈尼族雅尼人保留有一个意义独特的词语——“阿博 alboq”，“阿博”除指文字外，还指衣服、挎包上绣饰的图案。

哈尼族服饰的述古记事功能早为众多学者关注和认可，然而服饰中隐含的“历史”却从来没有被系统地与口述史、汉文史籍、考古资料对接，使其真正得以“讲述”。本书在哈尼族服饰文化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超越一般性文化解释的侧重历史记忆研究的新尝试，试图透过服饰形式与文化象征，以多重互证的方法梳理出一条清晰可见的历史脉络。

① 长石：《历史的迹化——哈尼族送葬头饰“吴芭”初考》，载《山茶》1988年第2期。

② 邓启耀：《衣装秘语——中国民族服饰文化象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二）选题意义

1. 学术意义

从民俗研究的角度，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文化主体日常生活、节日祭祀、人生礼仪中服饰的立体研究，揭示民族服饰对哈尼人个体人生及族群历史的深刻意义。高丙中先生曾指出民俗研究的误区——“把活动中的人和情境从民俗实践中抽取出来，或弃而不顾，或悬而不论，或仅作参考，也就是把事件抽象成事象，记录成单纯的文本，然后，探讨它的文化性质和意义”^①。相对事象研究，他更倡导民俗整体研究取向——“重新恢复被事象研究抽掉的人和情境的本来位置，它关心整个民俗事件，把民俗过程中的各个因素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它着眼于生活中的人和人的生活来研究民俗。”本文正是一次将研究对象恢复到人的生活中的研究实践。将本体“服饰”置于主体“人”的生活、文化、历史之中，通过“生活世界”的服饰尤其是人生礼仪服饰的研究，揭示服饰作为人际、人神沟通媒介所具有的历史指向。

从民族史研究的角度，借助民族口述史、汉文史籍、考古资料及语言学分析，通过对哈尼族服饰核心特征的多重考证，对哈尼人迁徙口述史中指涉的古代历史时期、古代地名以及历史上的互动族群提出较为清晰的论述。不仅确认了哈尼先民的氐羌渊源，而且清晰地提出哈尼先民与古蜀、古滇历史的密切关联，并论述了哈尼人进入元江、红河流域的时间。为重建完整、真实的哈尼族历史提供重要的时间线索和地理框架；为西南民族历史、藏彝走廊族群研究提供一种哈尼视角的历史叙事。本文从服饰习俗出发的尝试性考证研

^① 高丙中：《民俗文化 with 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 页。



究，有其独特的史学价值。

“缺乏地方性知识的表述能力，西南区域考古研究只是进行文化类型的归类，用文化传播论和阶级范畴进行分析，缺乏对土著史前历史自身发展的阐释”。^①从文化公平传承的角度，长期处于“华夏边缘”的少数民族有表述历史的权利；少数民族女性作为“边缘中的边缘”，也拥有书写历史的权利和能力。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是多样化的，对于无文字边缘族群来说，服饰是一种特殊的女性视角、民间立场的记忆手段。揭示民族服饰与历史记忆的深层关系，为重新认识和深入研究无文字边缘族群的历史提出新的视角。“从华夏边缘来看华夏，我们需要恢复一种与‘典范观点’不同的‘边缘历史’，从而将那些被华夏的‘典范历史’所遮蔽了的历史面相展示出来，也只有看到了一个真正属于华夏边缘的历史，华夏甚而整个中国的历史才是完整的”。^②事实上，西南夷的历史至今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古蜀和古滇历史的研究始终众说纷纭，留下千古悬念。

2. 现实意义

深入研究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和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还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他们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族群认同。国内哈尼人集中分布在云南南部边境沿线，国外哈尼人集中于相连的缅甸东北部、泰国北部、老挝北部、越南北部山区。这一片既是山高林密、沟壑交错的地域边缘，又是远离国家中心的政治边缘、文化边缘。随着全球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随着“国际哈尼/阿卡文化学术讨论会”的持续深入，跨境居于五国的哈尼人交往日益密切。同时，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在不同哈尼族地区

① 沈海梅：《文化中心主义下的西南研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② 张原：《对〈华夏边缘〉的几点评论》，载《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

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厘清哈尼历史脉络、重建哈尼真实历史，无疑有助于强化族群认同，增强族群凝聚和发展的力量。这是一种超越国界、政治和时空的文化向心力。

服饰文化研究，为文化主体在社会转型中的文化选择提供了有意义的价值导向。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服饰民俗总是处于不断的变迁当中。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莱德·伍兹所说：变迁是一个常数，它构成了文化发展的一条最根本的法则。民俗随着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一些原有民俗被新的民俗所取代，一些原有民俗与新的民俗相融合。如今，各民族服饰及民俗呈现出看似相悖的取向——“汉化”、“西化”的趋同；“民族”、“传统”的复兴。系统深入研究民族服饰文化，无疑可以增强人们在服饰取向上的文化导向，有利于服饰文化传承的良性持续发展。

二、研究对象及概念梳理

（一）研究对象

本书主要以云南省绿春县窝拖布玛哈尼族服饰为研究对象，既包括服饰本体也包括创造和使用服饰的文化主体。绿春地处红河南岸中越边境，哈尼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的88.2%，为全国哈尼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县份。时至今日，绿春哈尼族普遍使用哈尼语、穿着民族服装，保留完整的节日、祭祀体系，地方民族文化特色浓郁。窝拖布玛为绿春县城最早建寨的哈尼村落，地处绿春县城所在地大兴镇西边，是国家《哈尼族文字方案》标准音所在地，拥有悠久的哈尼文化传统。每年，窝拖布玛哈尼人不仅举行繁多的家庭祭祀、村落祭祀，还要主持当地十三个哈尼村落的联合祭祀。

本书研究窝拖布玛哈尼人在日常生活、节日祭祀、人生礼仪中的服饰，力求回答“穿什么”、“怎么穿”、“为什么



这样穿”等系列问题，以服饰为中介认识和理解当地哈尼人的生活与文化。在此基础上，综合各地各支系哈尼族服饰相关习俗，追溯哈尼族传统服饰要素的历史渊源，揭示哈尼族服饰中的历史记忆——哈尼人口碑中跨越千山万水历时数千年的大迁徙。

（二）概念梳理

1. 藏彝走廊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最先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北和向南大体划出一条走廊。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连，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于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①藏彝走廊大体包括青海东部、甘肃南部、西藏东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这一狭长地带。主要指今川、滇、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也即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江流经之地。从古至今，藏彝走廊主要是汉藏语系民族活动的舞台，尤其是西藏、四川、云南三省区毗邻区域，古代氐羌民族自北向南迁徙与这一区域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形成关系密切。迄今有藏、羌、彝、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阿昌、景颇、拉祜、哈尼和基诺等民族分布其间。

2. 族群与民族

关于族群和民族的区别有很多讨论。张海洋认为，“（在中国）族群概念适用于民族的文化定义；民族概念适

^①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